

美是梦还是真？

——果戈理的宗教审美观

李志强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传统文学史由于受别林斯基的影响, 对果戈理作品中蕴涵的宗教思想认识不足。事实上, 从果戈理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宗教审美观。果戈理心目中的美是一种神权政治乌托邦。

关键词: 果戈理; 宗教审美观; 美; 神权政治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 H106.9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果戈理是俄罗斯文学史中一个说不尽, 道不完的话题。他创作了一系列流传后世的佳作,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作家。对他的评价可谓异彩纷呈, 众说纷纭: 现实主义者认为他是现实主义的鼻祖, 开创了俄国文学所谓“自然”一派, 纯粹的俄国文学由他而始; 现代派的作家又将其尊奉为现代派的开创者……别林斯基认为“果戈理小说的显著特点在于构思的朴素, 民族性, 十足的生活真实, 独创性和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和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这一切素质, 都产生于同一根源: 果戈理是诗人, 现实生活的诗人。”(В.Белинский 1950:266) 别尔佳耶夫则认为, “果戈理不仅属于文学史, 而且属于俄罗斯宗教史和宗教—社会探索史……他不是现实主义作家, 也不是讽刺作家, 他是幻想家。”俄国象征主义大师安·别雷还写有论果戈理的专著, 分析作家作品中的象征主义因素。

综观果戈理的作品, 其中的确存在着别林斯基所论述的特点。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别林斯基是正确的。如《旧式地主》故事情节极其简单,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就是一对乡村地主夫妇的日常生活: 吃了睡, 睡了吃, 偶尔开几个玩笑; 《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里两个地主无所事事, 因为一句话“你是一只公鹅”打了一辈子官司; 《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的故事基本取材于乌克兰民间传说, 经过作者的加工, 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此外, 果戈理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公认的。“果戈理的艺术天才的伟大, 独特和深厚的民族性, 为俄国文学开创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使它从欧洲文学的影响下完全地独立出来, 涤除了一切模仿的痕迹。果戈理在这方面的成就是普希金所无法相比的……”(金亚娜 1994: 12) 但别林斯基忽视了一个问题, 他不是很理解果戈理的宗教思想, 也可以说, 他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果戈理作品的真正意蕴。“以别林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首的评论家把一切都过于简单化了, 把果戈理创作的不寻常仅仅归结为讽刺喜剧艺术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 他们觉得在果戈理的创作中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了, 忽略了这里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创新部分和其他不确定因素”(金亚娜 1994: 132) 正如津科夫斯基指出, “我们至今还未相当严肃地研究果戈理的思想生活, 没有研究他的思想追求。通常, 果戈理创作的思想层面被置于次要地位或只是进行草率、表面的研究”。(Зеньковский 1997:

143) 果戈理的思想探索始终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并且散发着浓厚的宗教气息。本文拟就其宗教审美观做一剖析。

在《与友人书简选》中, 果戈理写道: “如今诗人应当用基督教的高尚的修养来培育自己……现今, 诗歌有许多事情要做——让真正的美和那种被当今毫无意义的生活挤出社会的东西返回到社会中去。”(果戈理 1999a: 263) 在果戈理的视野中, 美和基督教休戚相关, 他将美放在基督教思想的审美框架中去理解, 努力构建人间的天国。他心目中的美实际是一种神权政治乌托邦, 它由两个部分组成: 首先是用东正教的思想净化人的灵魂, 这是神权政治乌托邦的精神基础; 其次, 在他的审美理想中, 沙皇统治下的宗法制是其现实基础, 沙皇是最高的统治者, 是上帝的代言人, 万民向他朝拜, 听他传达上帝的旨意。究其一生, 果戈理都梦想着他的审美理想——神权政治乌托邦能在人间实现。

2 信仰是净化灵魂的最基本条件

在被视为美的化身的神权政治乌托邦中, 净化灵魂最基本的条件是要保持信仰, 保持对上帝的信仰。只有通过信仰, 才能达到同上帝的交流, 聆听上帝的训诫, 洁净芸芸众生的灵魂, 反之, 如果放弃对上帝的信仰, 就会被魔鬼乘虚而入, 堕入魔道。果戈理之所以将美的概念放在基督教的框架内理解, 同他自小的家庭环境、所受的教育及个人性格密不可分。果戈理的祖父是神父, 父母同是虔诚的教徒, 他们灌输给他的都是基督教神学思想,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始终笃信上帝, 加之他性格内向, 不尚言谈, 喜欢一个人冥思苦想, 让人琢磨不透。他的一生都在靠直觉同上帝进行着对话, 倾听着上帝的神启。“从小时候起, 上帝就把一种我本人尚不清楚的感情注到我身上, 这种感情让我躲避开任何过分的真情流露。”(果戈理 1999a: 200) 因此, 他的思想中充满着神秘主义色彩。神秘主义指人的精神体验, “其主要核心是对上帝(或终极实在)的直接意识, 对神之临在或与神合一的切身感受; 也可以指这样一种信念, 即相信有一种最高的认识, 靠人的理解或感觉经验无法达到, 但通过特殊的修习却可以在意识的扩展或直觉中达到。”(索伦 1999: 3) 别尔佳耶夫认为, 基督教的最深层是神秘主义的, 真正的圣徒只能是神秘主义者。(Н.Бердяев 1994:277) 信仰上帝必须通过神秘主义的精神体验来进行灵修, 因为用祈祷表达信仰的方式属于信仰的初级阶段, 神秘主义是信仰的最高阶段。果戈理的神秘主义不仅表现在他的作品中, 而且他的行为方式也让人感到神秘莫测。

果戈理早期的作品《狄康卡近乡夜话》、《米尔格罗得》大多取材于乌克兰民间传说, 小说中妖魔鬼怪和人类嘻笑逗骂, 引诱人类, 报复人类, 内容光怪陆离, 五光十色, 充满着魔法感。在这些作品中, 果戈理将信仰正教视为人们战胜妖魔鬼怪的决定性力量。没有坚持住信仰的人就会被妖魔鬼怪引诱, 遭到惩罚。在《不翼而飞的信》、《圣诞节前夜》等作品中, 主人公老爷爷和铁匠瓦库拉在信仰的帮助下制服了妖怪, 一个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另一个获得了真爱; 相反, 《伊万·库巴尔日的前夕》、《维》等作品中, 主人公没有能坚持住信仰, 遭到了惩罚: 小伙子彼得为了娶到心仪已久的姑娘没能抵住魔鬼的诱惑, 杀了姑娘的弟弟, 虽然娶到了姑娘, 可却遭到了报应; 而哲学生霍马在最后一刻由于没能坚持住对上帝的信仰惨死在魔鬼手中。(还有人认为霍马是一种悲剧性抵抗)

同样, 这一思想在《可怕的复仇》和《塔拉斯·布尔巴》也表现得较为典型。别林斯基曾说过: “《塔拉斯·布尔巴》是整个民族生活的伟大叙事诗中的一个断片、插曲。如果在我们的时代能够产生荷马式的叙事诗的话, 这就是它的最高的标本、典范和原型!”(В.Белинский 1950:277) 而《可怕的复仇》被认为是《塔拉斯·布尔巴》的序曲和对称物。的确, 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乌克兰人民为民族解放, 哥萨克为生存自由而斗争的史诗。但是, 别林斯基忽视了一个问题, 这两部作品中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宗教意识。别尔佳耶夫认为, “从果戈理开始出现了俄罗斯文学的宗教—道德性质”。(别尔佳耶夫 1995: 82) 他的话是有道理

的。实际上，果戈理在这两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是信仰的胜利，东正教对异教的胜利。哥萨克丹尼洛、老布尔巴是善的体现，因为他们坚定不移地信仰正教。对他们而言，只有正教才是拯救人的灵魂和信仰的工具，而所谓的天主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都是异教、邪教，是恶的象征。他们出发征战不仅是为了建功立业，更大的程度上是为了信仰，为了使世界摆脱异教徒的统治。布尔巴是一个虔诚的正教徒，虽然他对正教的理解极其简单。他不认为能从宗教书籍上学得什么真正的正教知识。因此，他的两个儿子神学校一毕业，他就不顾妻子的反对，带着两个儿子去了谢奇。在同波兰人的战争中，他对手下说：“我们面临的是需要我們流血流汗，发扬哥萨克崇高的献身精神的伟大事业！……让我们先为神圣的正教信仰干杯，愿这一信仰最终有一天传遍全世界，到处都只有这一种神圣的信仰，所有的异教徒都将变成基督徒！让我们也为谢奇干杯，愿它为消灭一切异教徒而永世长存……”（果戈理 1999b: 146）他口中的基督徒实际上就是指正教徒。他杀死儿子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他背叛了祖国，不如说是因为儿子安得列为了一个异教女子出卖了信仰与灵魂，堕入了他心目中恶的深渊。而与哥萨克丹尼洛相对的则是他的岳父：一个波兰天主教徒。在果戈理的笔下，丹尼洛的岳父是不信仰正教的人物的化身，擅长巫术，勾人魂魄，甚至杀妻后还想娶女，简直坏得不能再坏。丹尼洛与异教徒可以说势不两立，他反对上层贵族学习波兰的习惯，他认为，“咱们的贵族全都随了波兰习惯，学了他们的狡诈，接受合并教就是出卖了灵魂。叛卖让可怜的民众吃了苦头。”（果戈理 1999b: 208）他的妻子卡捷琳娜就因为没坚持信仰放走了作为异教徒的父亲遭到了报应，弄得家破人亡，但异教徒仍然逃不出惩罚，在上帝的帮助下，死去的丹尼洛惩罚了岳父。

在这些作品中，果戈理将乌克兰民间传说和魔怪故事的母题进一步深化，并将神秘主义的内容、魔法感、信仰东正教的思想贯穿其中。魔法本身也是神秘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心灵中一种欲求的向外投射。”果戈理在作品中借助于魔法的力量，肯定了坚定对上帝的信仰的重要性。没有对上帝坚定信仰的人鬼怪也不会放过他。

在《索罗奇集市》中，吉茨柯借助于鬼怪的事儿巧妙地愚弄了心爱姑娘颓废的父亲，惩罚了她的继母；在《五月之夜》中哥萨克列弗柯在屈死的冤魂的帮助下惩罚了自己心术不正的父亲，娶回了美丽的甘娜姑娘。这些人之所以受到妖魔鬼怪的戏弄和惩罚，是因为他们口中有上帝而心中无上帝，心口不一。果戈理认为，“在我们心灵深处隐藏这各种卑鄙而渺小的自尊和怕受触摸的可恶的虚荣，因此应当每时每刻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刺激、敲打、痛击我们。”（果戈理 1999a: 106）而刺激敲打这些卑劣的情感的前提就是虔诚的信仰。在果戈理勾画的人间天国神权政治乌托邦里，改造万民的思想同样要靠信仰，才能有涤除人的劣根性的可能。

俄国象征主义者从果戈理那里沿袭了许多民间传说、神幻故事及魔法感的母题并将其加以发挥，重新解构。如索洛古勃的长篇小说《创造的传说》中群妖在圣约翰节前夜出行的场面明显取自于《伊万·库巴尔日的前夕》中相关的民间传说。而且索洛古勃本人就被认为是很魔法感的人，他的很多作品都有强烈的魔法感。在《创造的传说》中，从为唐克列特占卜的巫师到能用魔法让死者复活的特里罗多夫，无不折射来自果戈理的影响。

3 以爱的精神歌颂真善、揭露丑恶以净化灵魂

在果戈理的审美世界里，灵魂的净化首先要靠信仰，除此之外，还要依照基督教中爱的精神扬善抑恶。爱可以说是基督教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上帝以两种方式向我们显示他的爱：一是创造我们，二是救赎……人类生活的意义便在于以爱回应上帝之爱。”（金亚娜 2003: 29）果戈理认为，既然上帝洒向人间都是爱，那么人们不仅要爱上帝，彼此之间也要友爱，将爱回馈给上帝，否则就无法进入天堂而沦入魔道。为了突出这一点，他拿《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同《旧式地主》作了比较。两个地主之所以落个悲

惨结局，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子民要彼此友爱的原则。

果戈理的善恶观建立在他的基督教的爱的精神之上。他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由于受蛇的诱惑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从而将恶之根附着在人类身上，故人性本恶。由人性本恶才会出现认识上的恶和伦理上的恶，即“把错误当作正确接受，把正确当作错误拒绝，将不确定当作确定固守”。人类只有消除自身上的恶向善才能在人间天国中安居乐业，而由恶向善的工具就是基督教中爱的精神。因此他的任务就是不遗余力地揭露人之恶根，用自己的作品将之艺术化地表现出来以警示世人去恶向善。

通过对果戈理早期作品的分析我们看到，作家在这一段时期主要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和神秘主义的内容显示出他的文学创作的一个主旋律：对真善的现象予以赞颂，对丑恶的现象予以讽刺揭露。

随着果戈理创作思想的成熟，他的视野从乡村民间转向了城市。开始了他对假丑恶入木三分的揭露。在《彼得堡故事集》中，作家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神秘主义的内容，描写了恶在物欲横流人性异化的庸俗世界中的泛滥。果戈理“描绘的不是现实的人们，而是最原始的恶的灵魂，首先是俄罗斯人所具有的虚伪的灵魂。”（别尔佳耶夫 1995:80）

《涅瓦大街》的皮斯卡廖夫因心目中美的形象遭到践踏而自杀，作为人本性和谐发展标志之一的纯真激情遭到践踏。美只能栖身于幻想世界之中，而现实世界则是由以皮戈罗夫为代表的恶支配。作品中皮斯卡廖夫是美的象征，而皮戈罗夫是恶的象征。在这部小说中，象征不是作品的局部修辞手段，而是一个形象体系，含有丰富的暗示性。

《外套》中小公务员巴什马奇金备受欺凌，忍辱偷生。可霉运偏要降临在他的身上。好不容易做了一件新外套却被人抢走，他终于再也无法忍受，抑郁而终。只有死后化作厉鬼进行报复，抢夺官员的外套。其中，官员那副缺乏爱的面孔正是恶的化身。由于他违反了友爱的原则，所以要遭到巴什马奇金死后的骚扰。

《鼻子》、《肖像》、《狂人日记》等作品以非现实主义手法昭示了彼得堡的市民社会中真善美的缺失，假恶丑的泛滥。“果戈理在这些作品中写的是一种无法理解的超现实的神秘真实，借助这些特殊的写作方式，把读者引入浑沌的超验世界，把他对世界的神秘主义认识与同时代人的精神困境的关照结合起来，发出了动人心魄的人道主义的呼喊，以唤醒人的灵魂和良知。”（金亚娜 2001：30）

如果说这些作品只是立足于对彼得堡的市民社会的讽刺与揶揄，立足于对丑恶的反拨，那么，《死魂灵》与《钦差大臣》则把写作的视角转向了沙俄统治下的农奴主和官僚。这两部作品是整个沙皇俄国社会全景的缩影和象征。在这里，果戈理运用幽默、讽刺、魔幻等诗学手段勾画出一幅从农奴主到官员的百丑图。传统的文学史教材将其视作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其现实主义手法影响了整个后来的一系列作家。其实，这两部作品中作者运用的更多的是象征主义手法。诚如罗赞诺夫所言：

“如果从外部看问题，对艺术创作的方法、形式和对象进行比较，那么整个最新的文学出自于他（果戈理）……但如果从内部看问题，如果在内容简介上把果戈理的创作与其假想的后继者（现实主义作家）进行比较，那么必然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完全对立。是的，他的视线和他们的视线同样都指向生活；但他们在生活中所看见和描述的东西与他们所看见和所描述的东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在自己的作品里绝对没有反映现实，只是以惊人的手法结合生活描绘出一系列讽刺画，在讽刺画里着眼的是一个特征，整个人物只反映这个特征——既用丑恶的嘴脸，也用身体的不自然的痉挛来反映。这个特征是荒谬的，但却永远被记住。”（罗赞诺夫 2002：16）

果戈理的这些特点受到了俄国象征派的重视和继承。勃洛克、别雷、索洛古勃都受到了他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在索洛古勃的长篇小说《卑劣的小鬼》中，这些特点就非常明显。

当我们阅读《死魂灵》时，仿佛看到撒旦在不停地收买人的灵魂，其中不仅有死人的灵魂，还有心灵中恶念横流的活人的灵魂。当然，乞乞科夫本身也是恶的象征。从表面上看，作者似乎想通过《死魂灵》来讽刺沙皇俄国的农奴主。但我们不应忽略一个事实，即果戈理想将《死魂灵》写成但丁《神曲》式的作品。他想让乞乞科夫从地狱中经过炼狱升入天堂。所以在《死魂灵》第二部中乞乞科夫在正教精神的感召下幡然悔悟，重新做人，大施善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果戈理已不止是简单地讽刺、反拨假丑恶，而且他还想用正教爱的精神改造人。正如津科夫斯基所说：“将《死魂灵》从起初设想的长篇小说改为史诗——同果戈理对战胜恶，改造人和生活的思索紧密相关。”（Зеньковский 1997: 232）

恶虽说在人间泛滥，但要想建立神权政治乌托邦，必须以善来克制恶。那么如何克制恶呢？果戈理认为，只有借助于上帝的爱的思想扬善抑恶。所以如鲁迅先生在《药》中不恤曲笔，在夏瑜的坟前添上几串花环一样。《肖像》中的画家最终选择出家，把画耶稣诞生当作创作的题材，用对基督的爱洗净自己灵魂中的恶，是为善的萌芽，善对恶的胜利。《钦差大臣》中真正的钦差大臣虽然没有出现，毕竟在被各种丑恶遮蔽的社会上方燃起了一丝善的微光。

4 沙皇和宗法制是美的现实基础

在《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中，果戈理将讽刺的笔锋转向了官僚和农奴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果戈理对农奴主和官僚的讽刺绝不意味着对沙皇本人和宗法制的否定，相反，他对沙皇崇拜有加，沙皇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而崇高的。在他的审美理想中，沙皇是上帝和万民之间的代言人，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上讲，都充当着万民庇护者的角色。在 1837 年写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正当拙作（《钦差大臣》）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和反对时，是您给予了应有的关照。此刻，一种崇高的感激之情在您的臣仆心中沸腾，无法形容的眼泪——这种好男儿轻易不弹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暗暗发誓：要利用上帝赐给我的一切去创作，创作出无愧于您的作品。”（果戈理 2000）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发现，果戈理并不是我们传统文学史介绍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沙皇本人的批判者，也绝不是农奴制的反对者，相反，他竭力维护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宗法制社会。在他的神权政治乌托邦中，沙皇不仅是君王，还是爱的化身，以正教中爱的精神管理国家。在《与友人书简选》中，他的这一思想暴露无遗。他说，“完全的爱不应当属于任何人……这种爱应当让官吏去传递，每一个官吏一旦发现爱是针对他自己的，就应马上把这种爱转给他的顶头上司，好让爱以这种方法达到自己的合理源头，我们人人敬爱的沙皇大概就会当众郑重其事地把爱传给上帝本人。”（果戈理 1999a: 200）

《旧式地主》与《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在果戈理的小说中可以说是比较有特色的两部。如果说诸如《狄康卡近乡夜话》、《彼得堡故事集》、《死魂灵》等小说跌宕起伏，情节动人的话，那么这两个故事可以说平淡无奇地描写了旧式庄园地主的生活。别林斯基认为“你在《旧式地主》里看到一些无聊的、猥琐的和可怜的人，但至少是善良的，诚实的；他们相互间的爱情仅仅建立在习惯上面：但习惯总还是一种人类感情，任何爱情，任何依恋，不管建立在什么上面，总是值得同情的，因而，为什么可怜这两个老人，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确是十足无聊的、猥琐的、同时又是道德上肮脏而可厌的家伙，因为在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一点人性的东西……”事实上，果戈理在写《旧式地主》时对俄国旧的宗法制社会充满欣赏的意味。请看他是如何描写

这夫妇俩的：

“但是她的脸上和眼睛里却洋溢着非把自己所有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你不可的善良和诚意。（果戈理 1999b: 5）……两位善良的老人可以说是为了客人而活着的。他们把家里最好的东西一古脑儿地搬了出来，并争着请你尝尝自家庄园里出产的东西。而让我感到特别愉快的是，在他们的殷勤好客中没有掺杂半点虚假的成分。他们脸上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亲热和周到，是和他们的个性完全相符的。这一切正反映了两位老人善良质朴的灵魂中那种明朗纯真的品质”（果戈理 1999b: 21）

两夫妇间这种美好纯真的感情和旧的宗法制庄园中弥漫的气息是果戈理所赞赏的，尽管这是习惯使然，但“我们所有的激情与这种持久的、缓慢的、几乎是无感觉的习惯的力量相比则是十分幼稚的”。在作家心目中，这种田园式的夫妇生活才是真正的“真与善”。普希金曾说过，“这（《旧式地主》）是一部让人们读得入迷的、既好笑又感人的田园诗，它使您的笑饱含着忧郁和感动的眼泪。”（普希金 1999: 455）地主同样应该以基督徒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义务，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上帝效力，才能达到果戈理认为的理想的效果。“只要地主以基督徒的目光观看自己的义务，那么他不但可以巩固那些被议论为仿佛永远消失的旧的联系，而且还能用一些新的，更加强大的联系把它们连接起来，这些联系寓于基督之中，任何东西都不能比它们更有力。”（果戈理 1999a: 158）这样，果戈理又将宗法制与基督精神联系在一起，将神权政治乌托邦中现实基础与精神基础巧妙地结合起来。

5 结语

津科夫斯基认为，果戈理所认同的美是一种纯粹的审美乌托邦。可事实上，果戈理心目中的美并不仅仅是审美乌托邦，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神权政治乌托邦。他的“意识深处实际上有一个从宗教而来的超越日常生活现实的完美世界，一个永远不会显现和无法感知的诱人的诗意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惟一途径是借助宗教的教规，实现人生观的彻底改变。”（别尔佳耶夫 1995: 31）在他认为的美的化身——神权政治乌托邦世界里，沙皇以上帝的代言人的身份高居在宝座上，用东正教的思想教化万民，以宗法制维系社会，而万民则俯首听命。正如别尔佳耶夫所言：“他想……从上到下保持着专横的制度，保持着农奴制政权。等级高的——有高尚品德，等级低的——俯首听命和恭顺。”（别尔佳耶夫 1995: 81）也就是说，果戈理在作品中无论是同情赞赏还是讽刺揶揄都是为他建构想象中的神权政治乌托邦服务。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美能拯救世界。其实，这一观点在果戈理的作品中早已表现得淋漓尽致。美能拯救世界，他想用美的化身，神权政治的乌托邦拯救世界！

参考文献

- [1] Белинский В. 1950 О классиках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M], М.
- [2] Бердяев 1994 Философия творчества,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M], М.
- [3] Зеньковский 1997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и Европа [M], М.
- [4] 别林斯基 1978 别林斯基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5] 别尔佳耶夫 1995 俄罗斯思想 [M]，北京：三联书店。
- [6] 保罗·费尔代恩 2001 与神在爱中相遇 [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 [7] 果戈理 1999a 与友人书简选，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 [8] 果戈理 1999b 米尔格罗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 [9] 果戈理 2000 致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一封信//俄罗斯文艺，第3期。
- [10] 金亚娜 1994 俄国文化研究论集 [C]，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11] 金亚娜 2003 充盈的虚无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12] 金亚娜 2001 俄罗斯神秘主义认识论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J]//外语学刊，第3期。

[13] 罗赞诺夫 200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4] 普希金 1999 普希金全集(第7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5] 索伦 1999 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Is Beauty A Dream Or A Truth

——Reflections on Gogol's Religious Aesthetics

LI Zhi-qiang

(He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literary histo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elinsky, has paid scant notice to the religious thoughts revealed in Gogol's works. This thesis is an attempt to rediscover the author's religious aesthetics in his works and concludes that in Gogol's mind beauty is an emblem of theocratic utopia.

Key Words: Gogol; religious aesthetics; beauty; theocratic utopia

收稿日期: 2004-07-01

作者简介: 李志强(1972—), 男, 内蒙古包头人, 四川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刘 锟】